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四

虛三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四

盧三

庸

齋

林

希逸

外篇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
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
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

其化均者言皆是元氣也治主也萬物雖
多主之者一造化而已人卒雖衆其主君
也猶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也天之與我
者爲德我能推原其德之初皆自天而成

之則人力無所加矣為人君者能知乎此則無爲而順自然矣無爲自然便是天德玄遠也玄古猶邃古也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

虛三

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天地之間有氣則有聲有聲而後有名名

之爲君則天下之分定矣此自天地之初
纔有聲時便自定了此是自然底故曰以
道觀言而天下之君定言聲也道自然也
既有此分則自有君臣之義便是卑高以
陳貴賤位矣之意故曰以道觀分而君臣
之義明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用於世者
多隨其能而盡其職其所以能者亦天與
之蓋天生許多人出而做許多事故曰以
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萬物之間未有無
對者有寒則有熱有雌則有雄有上則有

下有前則有後有左則有右箇箇相應皆
出自然故曰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此
四句最妙其語亦純粹天能覆能生地能
載能成同此德也通同也萬物之間各有
自然之理行乎其中故曰行於萬物者道
虛三
也上之所以治者如禮樂刑政皆治之事
也事事之中各有藝業隨其所能者人之
技也道德精者也事與技粗者也無精無
粗皆出於自然則技即事事即藝藝即德
德即道道即天故曰技兼於事事兼於義

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兼者合二
為一之意義合作藝因聲同故傳寫之訛
耳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
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
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畜天下即孟子所謂以善養天下者我無
欲則天下自然足我無為則天下自然化
我能靜則百姓自然定淵靜澄靜也萬事
不過一理故曰通一而萬事畢得於我者

苟能無心則非特人服之鬼神亦服之記
曰者猶傳有之也此語上世所傳故莊子
舉以自證此五句極純粹上三句與老子

略同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

虛三

三

子不可以不刻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
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
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
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
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

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

夫子言其師也剗心者剔去其知覺之心也去此知覺之心而後可以學道人自然也為之以自然則謂之天得於己者不言而喻故曰無為言之之謂德無為言者謂無所容言也異者亦同故曰不同同之如此大矣崖異有迹也寬綽然也物物不同而我皆有之故曰有萬不同之謂富即萬物皆備於我也紀條理也所執之德小大有序各有條理故曰執德謂之紀卓乎如

有所立德之成也循其道而行則無所不
備備道全美也完全也外物不足以動其
心則在我者全矣故曰不以物挫志之謂
完十者天德仁大寬富紀立備完也韜藏
也包括萬事而無遺皆歸於心此心之大
無外矣故曰韜乎其心之大也逝者往
也逝者如斯之逝也萬物往來不窮而吾
與之爲無窮故曰沛乎其爲萬物逝也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
貴富不樂壽不衰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

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
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藏金於山藏珠於淵富藏於天下也不近
者遠之也不以壽夭為哀樂不以窮通為
榮辱醜字下得便勝辱字一世之利與一

虛三

四

世共之不拘以為我之私分人亡弓人得
之之意也雖王天下不自以為尊顯黃屋
不非堯心之意也曾中之明照乎天地以此
夫為顯故不以王天下為顯也聚萬物而歸
之一理故曰一府死生亦大矣而無所變

於已視之若一也故曰同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
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
能定之

淵乎其居靜也居者不動也定也濇乎其
清不混不雜也金石之鳴亦自然之天也
故曰金石不得無以鳴言鳴底便是道也
然金石雖有聲非人考擊之則不鳴人之
考擊亦是天機也此兩句又是一般道理
亦猶前所謂庸詎知吾所謂天者非人乎

所謂人者非天乎故曰萬物孰能定之天
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亦是此意但於此
書文字說得奇耳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
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

虛三

五

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
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
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王德者言有王天下之德也素逝者以素
朴而往猶易言素履往也事事無不為無

不能而不以此爲名故曰恥通於事本原
萬物之初也知通於神至誠如神也採取
也物有取於我而後其心應之故曰其心
之出有物採之採猶感也出猶應也萬物
皆造化所生凡有形者皆同此道也然非
自得於我則此道不明言不知也下句生
字言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存我之形以
窮究其始生之理立我之德以明其自然
之道此非聖人不能也蕩蕩乎言其大也
忽然出首出庶物之出也勃然動不得已

而起之意也萬物從之是聖人作而萬物
覩也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
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
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
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

冥冥無形之地也視於無形而其見曉然
即恍兮惚兮其中有象也人皆以為無聲
而我之所獨聞如八音之相和所謂非見
彼也自見而已矣非聞彼也自聞而已矣

深之又深入玄入妙也而又能應乎物言
能精能粗也神無形也精氣也以無形而
見之有氣形上形下之意也存於我者虛
而應於物也無已是以至無而供萬物之
求也時騁時出而用也要其所歸宿不可
虛三
以一定言或小或大或長或短或遠或近
便是時中之意脩遠合作遠近其意方足
今曰脩遠脩即長也分明是箇近字意或
是上面既曰小大長短此言脩遠則近亦
在其間不然則是筆快失檢點處但此兩

三段散語文字精甚他人如何有此筆法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
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
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
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此段言求道不在於聰明不在於言語即
佛經所謂以有思惟心求大圓覺如以螢
火燒須彌山却粧出一段說話如此玄珠
道也知知覺也離朱明也喫詬言辯也象
罔無心也知覺聰明言辯皆不可以得道

必無心而後得之此等譬喻也自竒絕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
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
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
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

虛三

七

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
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
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
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方且四顧而物
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

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段段是撰出愈出而愈竒若此一段謂外篇粗於內篇可乎配天猶書云殷禮陟配

天也言王天下也要邀致之也圾危也殆亦危也聰明睿知性也給捷也數急也敏見快也應事之間以其性之敏故應之捷給此其過人處也修人事以應天理故曰以人受天審明也禁過猶持心而未化也

知過之由生則不待禁止之矣乘人而無
天言盡其有爲而不知無爲也乘行也行
其在人之事故曰乘人身我也以我對物
故曰本身而異形火馳如火之馳言其急
也自尊尚其知而急用之故曰尊知而火
馳緒末也爲末事所役而不知其本故曰
緒使叢脞之意也物絃爲事爲物所拘礙
也物隨四方而來顧視而應之故曰四顧
而物應事事而應各度其宜故曰應衆宜
爲物所汨而失其自然之常者非能定而

應也故曰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化為事物
所變動也常一也未始有常無定也一箇
彼且七箇方且古今以來那得這般文筆
雖然又轉一轉言其雖未可以配天亦有
可尊處一族之聚必尊其祖故曰有族有

虛三

八

祖只此等閑四字下得亦奇衆父者出於
衆人而可以爲其父也謂其高一世也衆
父之父則高又高矣衆父之父天也自然
者也率將帥也言此人之用於世亦可以
致治亦可以致亂北面臣也南面君也言

以此爲臣道以此爲君道皆有患害故曰
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
人壽堯曰舜使聖人富堯曰舜使聖人多男
子堯曰舜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
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
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舜封
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
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
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富壽多男人之所欲也學道者則以為不足介意莊子却如此翻說越見他高處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即是孩兒墮地便有衣食分劑山谷所謂百草愁春雨是也富而使人分之言各付諸人也

七並三

九

天聖人鶉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鶉居無定所也穀鳥初生者也其母哺之

雖食而非自求也言無心於食也鳥行飛
也無彰無迹也隨所寓而無戀著也與物
皆昌者物與我各得其生也修德就間邦
無道則隱也厭世而上仙解脫之意也白
雲帝鄉虛無之上也三患少壯老也楞嚴
經恒河水之喻便是三患身常無殃自樂
也上言壽富多男子下却倒說壽既在後
其辭又多此亦文之機軸也

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堯猶欲問而封人不之答但曰退已猶言

你去休接輿趨而辟荷杖丈人至則行矣
伊川不得與同舟者言皆此機關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
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
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

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甞爲
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
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
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
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佻佻乎耕而不

顧

且此段又言世變愈下一節不如一節在禹
時便不如堯舜矣無落吾事者落廢也言
吾不暇與汝言恐廢吾耕事也俛俛低首
而耕之狀堯不賞不罰今子賞罰而民不

卷三

十

仁其意蓋言賞罰不如無亦如必也使無
訟之意却借堯舜禹之名以言之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
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

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
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
其合緜緜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泰初造化之始也所有者只是無而已未
有箇有字也有猶無之則安得有名此乃
一之所由起也此一之字便是無字故曰有
一而未形物得以生則有有矣凡物各有
其有皆德也未形者言一所起之時也若
有分矣而又分他不得故曰且然無間且
然猶且也且字下常添一字無間便是渾

然者有分便是粲然者此命字即天命謂
性之命留動而生物元氣之動運而不已
生而爲物則是其動者留於此故曰留動
而生物留動二字下得極精微莫草草看
動陽也留動靜也靜爲陰此句便有陽生
虛三
陰成之意物得之而生旣成物矣則生生
之理皆具以元氣之動者而爲我之生者
此謂之形也看他形字却如此說實他書
所無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此一句
便是詩有物有則便是左傳所謂民受天

地之中以生有動作威儀之則也形體氣也氣中有神所謂儀則皆此神爲之便是性中自有仁義禮智之意若以吾書論此四句第一句德字却是性字此性字却是性之用矣所以道此書字義當作一眼看性修反德者言修此性以復其自然之德德既至矣盡矣則與無物之初同矣反德猶言復禮也至極至也同於無物之初則虛矣虛則大矣既虛而大則不言之言合喙者不言也鳴者言也以不言之言如此

下三字便是他奇筆處下面却翻一轉又
曰喙鳴合此合字又與上合字不同矣言
此喙之鳴既以不言而言則與自然者合
矣以此自然之合則與天地合矣故曰喙
鳴合與天地為合緝緝猶泯泯也泯泯然
若愚若昏形容此合字也此乃謂之玄妙
之德則與大順同矣大順即太初自然之
理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
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

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
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獲狙之便自山林來丘
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
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
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

虛三

十二

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
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若相放帝王同條共貫之意以我之可明
彼之不可以我之然明彼之不然辯者之
言雖曰堅白同異紛紛多端而我能分辯

之若懸於天宇之間謂能曉然揭而示人
也離分析也胥易技係解已見前篇成思
者爲人所繫縛而成其愁思也自山林來
者言爲人捕而來也前曰執爨此曰執狸
爨字誤也所不能聞所不能言即性與天
道不可得聞之意有首有趾言人之頂踵
同也無心無耳言其無知無見也無形無
狀自然而然者於形而下者見形而上者
即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也此一句
下得亦奇盡無者言世無此人也動止起

居也廢起窮達也言起居死生窮達之間
皆有自然而然者人皆知動止死生廢起
之為動止死生廢起而不知其所以為動
止死生廢起者也退之送文暢序曰江河
所以流人物所以繁亦有所見之言但今

虛三

十三

人等閑讀過了治者治事之治也人者人
事也因人事而治之則我無容心故曰有
治在人非惟忘物併與天亦忘之此謂之
忘已忘已者無我也入於天者入於自然
也猶前曰入於非人也上曰忘乎天此曰

入於天入則與天爲一矣惟其忘而後能
爲一也但應帝王曰未始出於非人未能
忘乎天也未始入於非人出乎造化之上
也與此入乎天之語又異此皆其鼓舞處
不可執著執著則難讀莊子矣

蔣閻菟見季徹曰魯君謂菟也曰請受教辭
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
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
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
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

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
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閭蒧覲覲然驚曰蒧也
沆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
風也

薦陳也請以所言陳之拔出公忠之屬舉
賢也無阿私無偏黨也輯安也局局笑之
貌也螳螂怒其臂以當車轍言力小不足
以任此大事也曰怒而飛曰草木怒生此
言怒臂莊子喜下一箇怒字其自為處者
言其自為所處之地如此則似危其觀臺

以示於人人將往而歸之則投足而來者
愈衆矣多物人物之多也意言名聲愈盛
而世之趨者愈衆則自累矣覷覷驚之貌
聞此言而無所知故曰汙若於夫子所言
風者遺風之風亦猶曰言其略也

虛三

十四

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
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
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
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搖蕩也轉移也賊心有爲之心也獨志獨

得之志朝徹見獨之獨也民既成教而易
其習俗皆滅去私心而進於道但如生知
之性自有而不知為上之化故曰不知其
所由然以堯舜為高而以我次之故曰兄
堯舜之教而弟之謂堯舜豈能勝我我不
在堯舜之下却下句如此也是好奇溟滓
有低頭甘心之意民字即是人字言凡人
能如此則豈肯兄堯舜之教而自處其下
也同乎自然之德則其心安矣居安也欲
者聖人欲其民如此也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
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擘擘然
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
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
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
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爲槲爲圃者忿
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
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曾中則
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
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

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

畦間鑿隧爲水溝也抽拔也決湯洋溢而湧出也言取水之易也此數句形容得桔槔自好機械器也用之則爲機事所以用之者心也有機心則純白不備言不純一

虛明也神生不定不能抱靜主一也道所
不載言不能載道也要求學問工夫這般
處皆當子細體認子奚爲者猶論語曰奚
自也擬聖言慕聖人也於于自大之貌獨
弦哀歌言人不知而自誦自說賣名沽
名也獨弦哀歌譬喻說也比之擊磬於衛
則非矣忘汝神氣猶曰黜其聰明也墮汝
形體即忘已也汝能如此猶尚庶幾不然
身且不治何能治人此譏吾聖人之言無
乏即無落也

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

虛三

十六

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比乎溥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

人之心

卑陬慙慙之貌頊頊自失之貌不自反言

不復其常也。天下一人言孔夫子也。事求
可，可爲則爲也。力少而功多，便是桔槔之
類，徒獨也。今其人獨不然，言漢陰丈人也。
託其生於世，雖所行亦與人同，而不自知
其所往，即浮游而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
往也。故曰：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
溥備純一，渾全也。茫乎無形迹之貌。功利
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言此人心，心中必無功
利機巧之事也。此忘字與亡同，無也。

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

下譽之得其所謂整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
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
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夫人者指漢陰丈人也不以毀譽為損益
譽且不顧而況毀乎所言行於世曰得其
虛三
所謂所言不行於世曰失其所謂風波言
十七
為世故所役而不自定也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
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
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

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
汝何足以識之哉

假大也假修大修也渾沌氏即天地之初
也術道也識其一者所守純一也不知其
二者言心不分也內本心也外外物也明
白則可入於素素者素朴也無爲則復歸
於自然之朴體性全其性也抱神一也汝
將固驚邪固宜也言汝未知此道宜乎驚
異也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

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
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
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
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
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
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
俱至此之謂聖治

大壑大海也橫目之民撰出此等字以形
容世人也遊於大壑者言世間不足觀將
觀於海官施不失其宜隨職而各當其任

也拔舉而不失其能無遺才也情事實事也盡見事事可爲之實順其所可爲者而行之故曰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所行所言皆是自爲不爲人而爲也天下自然化之自爲者爲己非爲人也手撓撓動也

虛三

六

言舉其手隨所顧而指之民莫不應書曰惟動不應後志是也手撓顧指指麾拱揖之意聖人之治天下如此意謂古帝王也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

為安怙超又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

條

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
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居行動靜也動靜無所容心故曰居無思
行無慮也不藏是非美惡佛家所謂不思

善不思惡也共利共給與人同樂之意怙
乎悵然之貌若嬰兒失母若行失道皆言
其無意人世有不得已之意財用飲食皆
致之不問言無心也德人比之聖治高一

層矣

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
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
之謂混冥

上神言其神騰躍而上也出乎天地之外
日月之光反在其下故曰乘光與形滅亡

卷三

十九

言雖有身似無身矣照曠者言大昭晰也
致命極乎天命也盡情者盡其性中之情
也此情字與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
同以天地之道自樂而萬事無所累於我
故曰天地樂而萬事銷亡復情復於實理

也萬物皆復於實理則與我爲一矣混冥
即渾淪也即所謂渾沌氏也神人比之德
人又高一層如此分別蓋謂古帝王之上
更自有不可及者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
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
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
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
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鬣病而
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

之

滿稽之言以征伐不及於揖遜因無鬼之
問又併與有虞氏非之言天下皆願於治
因有虞氏治之而反以爲累也無瘍何以
藥不禿何用鬣不病何用醫蓋言喚作治
天下便是病了無爲而治則無病也孝子
爲父操藥其色終是不樂不若父之無病
也故聖人以為有心於治天下則可愧矣
其言雖不正譬喻處亦奇特修進也與羞
同古字通用羞之羞恥也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
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
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
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舉世淳一未有賢能之名故曰不尚賢不

虛三

二十

使能標枝枯枝也但見其枝不見其葉故
曰標枝野鹿標枝皆是無情無欲之喻端
正修身也相愛相親也相與以實誠也由
心之謂忠當事事得其當也端正而下四
不知言當時未有仁義忠信之名也蠢動

有生之民也相使相友助也不以為賜者
不以為恩也行而無迹事而無傳是當時
未有是非毀譽之事也此皆形容太古之
世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
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
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
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
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
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導人則

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

不諛不諂能諫其君父也隨其所言以為然隨其所行以為善不知諫者也在君親則以諫者為是以不諫者為非而我之於

虛三

二十一

世隨其所善者而為之隨其所以為是者而是之則世俗反嚴於君親乎此意蓋言今人之所謂道皆世俗之所同是者非獨得於己而與造物為徒者也導順也諛諂也我之所謂道只與世俗同則是我之所

為亦導諛世俗而已矣若人加以導諛之名則我必不悅而終身所為不免導諛言其不能異於世俗也聖人以天下通行者為道而莊子以為道必出於一世之上故以古之帝王與聖賢皆作下一等看乃如此發明一段筆勢瀾翻信不可及然其言亦太過矣

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

至也

合其譬者言合天下譬喻以立說也飾辭者言修飾其言辭也聚衆者言聚天下之學者而歸已也觀其初心要高於一世要其終也不能離於當世之人是其終始本

末不相照應矣故曰不相坐猶不相當也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言儒者之衣冠也采色文章也循循以誘誨學者故以爲媚一世此皆譏吾聖人之意已之所是學於我者皆以爲是已之所非學於我者皆以

為非學於我者皆流俗之庸人也我之是非與彼通同則亦流俗之人矣既與庸人為徒而不自謂為庸人是至愚而無見者也莊子之意蓋以其所獨得者人皆不知故已與人異遂有此憤悱之言非正論也

庚三

二十二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霧三人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向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

耳折揚皇華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
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鐘感
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
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
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

終身不解不靈只言其不自知也祈向趨
向也三人同行而二人皆惑猶且勞苦而
行不至今天下皆惑於其說我雖獨有所
趨向何以回一世哉此予字莊子自道也
折揚皇華里巷之曲名也大聲古樂也喻

其至高之論也不止於衆人之心者與之
說不入也折楊皇華比俗言也俗言勝則
至言隱矣垂踵者垂其足而坐不肯行也
二垂踵惑者即前言二人惑也所適不得
即前言勞不至也傳寫之誤以垂爲缶以

虛三

二十三

踵爲鐘皆不可解以前句證後句合作垂
踵分明知其不可得而強之又一惑也此
自歎之言謂我既知其不可告語而欲強
以語之是我又添一惑也釋之舍去也不
推不必推說也比近也付之不言則不近

於憂矣此自解之言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
唯恐其似已也

厲人惡人也中間添一之字猶前言驪之
姬也此是其文法也惡人生子恐其似已

是自知其惡也彼且自知而世之惑者皆
不自知則不如厲人矣以前面大惑終身
不解大愚終身不靈又如此譬說兩句而
不結斷此皆是弄筆處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

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
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
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
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
困憊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
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揚
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
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
以為得矣

其斷在溝中者破為犧樽之餘者也同此

一木或為犧樽或棄溝中榮辱雖不同必
竟皆是枯木矣此與臧穀亡羊處意同五
色五聲五臭五味皆人力為之故以為亂
性以此四者與趣舍並言所以抑之也困
憊衝逆人也中顛自鼻而通於顛也濁口

虛三

二十四

汙其口也厲爽乖失也趣舍是非好惡也
以趣舍而汨亂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故
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揚墨之學趣舍滑
心者也而乃自以為能彼以其說自困而
乃曰自得以此為自得則禽獸在籠中亦

為自得矣貶之之甚也

濁口一本
作囁非也

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
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皖皖
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
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以其趣舍形諸言語見諸顏色與人爭是
非曾次為之梗礙故曰趣舍聲色以柴其
內皮弁鷩冠搢笏紳修皆儒者之服也衣
服必以禮強自拘束故曰以約其外搢笏
執也紳修長帶也其在於內也支塞充盈

如柴柵然言曾中不自在也外為禮文束
縛如罪人被束縛然纏繳繩縛也眈眈目
視之貌人見其自苦如在束縛之中而彼
自以為得是罪囚之人與囊檻之虎亦以
為自得乎極口以詆揚墨亦已甚矣交臂

虛三

二十五

束其手也歷指繩縛其手而指可數也囊
與檻並言亦猶俗言胡孫入布袋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四

共計

